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一至一百八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　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九年（歲次己卯○金海陵煬王正隆四年）春正月丙辰朔

上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之禮宰執使相皆進上壽禮物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授官封文臣致仕官大夫以上並賜三品服僧尼道士八十已上者賜紫衣及師號有差宰執

沈該率百官詣文德殿稱賀用建隆故事也班退上御垂拱殿受北使禮　大理寺言獄空

丙寅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傅選責靖州團練副使惠州安置以帥臣魏良臣劾其貪暴也選初以證岳飛得進及是始斥

丁丑左朝奉郎馬騏行軍器監主簿用楊椿薦也　直敷文閣知盱眙軍楊抗陞直徽猷閣再任

巳卯詔故洪州觀察使王彥累立戰功贈典未稱特贈

安遠軍節度使

庚辰右正言朱倬言陛下對越上穹凡廂禁鋪兵之逃遁者咸以赦免然有非軍伍而流落山海間者尚有四焉一者海賈塤因市道交爭互相殺戮二者私商闌出為人所告官司見行收捕三者游手廢業之人比因强奪財物或致傷犯勢不可還四者篙工水手曾從海寇景跡昭著物色根尋此曹自閩浙二廣十數為羣無所得食竄伏山海亡路自新日深月長别恐生事望詔諸

路帥守多方招誘給據免罪或願充軍或欲歸農隨其所乞從之　左正言何溥請禁諸州科賣倉鹽上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闕至於科賣則為大害朕頃在京東目擊此事州縣抑民均買謂之計口食鹽其後盜緣此起令當嚴禁止之史臣曰榷弊法也而又計口抑配以虐取之民將何堪此後世一切之政徒謂其食用所須官有必鬻之令莫我違者敢為不恤以欺吾君也民知其不吾恤亦輕於為盜此固聖君之所動心也其後福建鹽綱有減鬻名額以幸價於民者亟命革之君之仁至矣　尚書駕部員外郎馮舜韶知黃州

辛巳宰執進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孝祥劄子慶壽詔書凡通籍於朝者皆貤恩其父母孝祥父祁見任右承議郎母時氏以親父官方封孺人欲望特許依孝祥官序引用恩詔加封從之此為孝祥被章事始

壬午端明殿學士李文會遺表間初命進三官致仕至是贈左中奉大夫既而中書舍人洪遵言文會奴事秦檜排斥忠良改秩三年而登政府及守成都貪毒弛繆動為民害望罷其卹典以慰蜀人詔贈官勿行其致仕

遺表恩澤共與二人而已

癸未詔諸路新增沙田蘆場為風水所侵者其租皆減半　殿前司乞諸軍買撲酒坊更立一界以助軍用從之魏良臣之執政也建議盡收諸軍酒坊事已行復令立一界收結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五日良臣以是罷政既而江上諸軍援殿前司例有請皆從之

甲申大理評事潘景珪言諸州獄訟有罪狀顯著而不能決者皆姦猾玩法而胥吏因之以為利望自今三經

翻異而不移前勘者取旨送大理寺去行在千里外者委監司選官就劾監司有妨請移鄰路差官從之景珪處州人也　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黄祖舜言見修吏部七司條法欲將舊來條法與今事體不同者立為參附參照施行上謂宰臣曰祖宗成憲不可廢也存之以備照用甚當但令所修法須與祖宗法意不相違背仍諭與詳定官　左朝散郎致仕宋郭儒卒是月名永寧導江縣金馬碧鷄神祠曰昭應　金主亮

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榷場本務通商便於民用其間

止因隨處榷場數多致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

不良之人私相往來未為便利可將密壽頴唐蔡鄧秦

鞏洮州鳳翔府等處榷場並行廢罷只留泗州榷場一

處每五日一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對境州軍

照驗施行

二月丙戌朔宰執進呈盱眙軍申繳北界泗州牒奉尚

書戶部符付下聖旨廢罷密壽等州榷場只存留泗州

一處詔盱眙軍榷場存留餘並罷（安豐棗陽軍光州花靨鎮）時事出其不意南北商旅棄物貨而逃者甚衆既而無所得食漸致抄掠議者請嚴責州縣捕之上不聽命給之裹糧各使歸業久之遂定（熊克小歷云詔沿邊榷場數多致夾帶禁物私相往來可留泗州盱眙軍兩處餘悉罷之按此乃泗州牒中所坐金詔之語克誤也）金人又於泗州增榷場屋二百間於是盱眙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馬（三月丙寅指揮今就附此）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為少保　初昭慶軍

丞宣使致仕王繼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三人校本草獻之詔秘書省修潤刋印孝直等皆進三官給事中楊椿言此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録之其勞甚微而賞太重況多訛錯不可傳世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周綰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知温州　右武大夫知叙州石世逵再任以瀘南沿邉安撫使李蕒言其政績也　初諸州鑄錢監自紹興以來或省或并其存者所鑄亦希故兵匠有

闕不補視舊數省十之三積其衣糧號三分闕額錢饒池江建嚴韶信衡南雄南安諸郡皆有之方提點坑冶司之未廢也朝廷三次降銅本錢凡三十六萬緡至是權戶部侍郎提領鑄錢趙令詪言諸州三分闕額錢已積下六載今欲撥付諸監充銅本從之是後不復降本錢收諸州所樁以資鼓鑄之用

戊子左朝奉大夫趙不愚知利州　左朝散郎文之奇通判階州之奇初被薦召未至都而有是命之奇即告

老而歸二十年十月癸丑洛致仕

巳丑詔海商假托風潮輙往北界者依軍法　侍御史葉義問試尚書吏部侍郎起居郎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中書舍人吏部員外郎王佐守起居郎　詔皇太后外家子孫親屬及本殿官皆進官封一等姪達州刺史訊惠州刺史訢為忠貴成三州團練使左中大夫直秘閣添差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楊持進秩一等姪婦會稽郡夫人韓氏政和郡夫人張氏並給內中俸皆

以慶壽推恩也　封吳璘妾劉氏為淑人袁氏李氏為碩人子三人賜五品服

庚寅右正言朱倬守侍御史　監察御史任古為殿中侍御史古奏事因請葉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其料理銓曹　左正言何溥為左司諫　監察御史都民望為右正言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為殿前司破敵軍統制楊存中請之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知邵州王趯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詔信州上清正一宫道士張守真特封正應先生守真道陵三十二世孫也

壬辰皇叔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篯為安慶軍節度使　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錢端禮行太府少卿時上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憘納婦選得端禮之女故召還而有是命　詔臨安府歲供修內司錢三萬六千緡自今皆除之紹興六年始供　忠翊郎思州

邊面同廵檢田汝弼通管州事汝弼知思州汝端之弟以其兄自稱疾病有請也

降授武翼大夫劉光遠既卒上念其有使金之勞丙申復光遠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

丁酉詔蠲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貴州劉綱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臨安府駐劄

戊戌禁以龜筒㽜胎玳瑁為飾用知樞密院事陳誠之

請也　詔淮北商旅渡淮未回之人令臨安府及沿淮守臣根刷限五日發遣如違限不行當牒送北界敢停者依故縱私渡法仍立賞五百千許人告有官司職任之人取旨重行竄責　是日雪又雨雹

己亥權尚書工部侍郎劉章兼權吏部侍郎　給事中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楊椿試兵部侍郎

庚子詔曽得解進士祖父母年八十已上特與官封京朝官年八十已上者與改章服選人使臣年八十已上

願致仕者加轉一官以慶壽詔書所未及也　右通直郎韓元龍為司農寺主簿元龍知天台縣用賀允中薦而召之

壬寅上諭大臣曰近戶部㑹賣田錢數頗多此須令椿管近時士大夫持論多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見公家稍寛遽欲免民常賦不知緩急闕用取之甚難非時而科是謂橫斂茍徒知施惠之虛名而不恤橫斂之實害豈愛民之道也先是權戶部侍郎趙令詪建議每縣賣

官田十萬緡州二十萬緡守令各進秩一等縣二萬緡州五萬緡以上減磨勘二年有差至是會其數以聞故上有是諭　宗正少卿楊偰權尚書工部侍郎

癸卯詔武泰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右朝奉郎直秘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守道並令再任　兩浙轉運司言浚常熟縣諸浦畢工

甲辰國信所言自來大金人使到驛告覓物色打造銀器止是排辦御龍直一而於本府呼索及付鋪所造作

欲乞並令當管通事置歷抄轉出豁庡絶姦弊從之

丁未封嗣濮王士𨍏第七女為永嘉縣主第九女為永春縣主從所請也

戊申權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兼史館修撰義問嘗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宻行之夫海道四方通會所宜預防則明言曰近日商舶不行盜多出没所以籍定船隻以示禁戢淮甸隍池不全所宜預守明言曰近有越界盜馬作過所以團結保伍以防姦盜若遣沿邊戍卒則曰

近日諸軍勞逸不等所以議更戍者將以均之若譏察
斥堠之滯則曰近日諸處案牘墮失所以革滯者防墮
失耳至若揀軍者歲時所常行牧馬者就水草之地皆
明言之彼亦無辭而發也凡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
不及預備則有餘矣

已酉上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内有羣聚而掠人於道者
王綸曰艱食之民不得已而為之未必皆嘯聚也上曰
凡災傷處悉令賑濟蠲欠已及二十七年不知州縣奉

行如何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用魏徵之言行仁義既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誤煬帝者太宗受命自當斬之以為姦佞之戒　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汪澈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且其抱才負氣豈不願效尺寸以幸一旦之遇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

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自孫道夫使還言金主亮詰以闗陜買馬非約恐將求釁於我士之有識者黙為此慮而未敢顯言為備澈因轉對首有是請上從之

庚戌吏兵部請自武舉承信郎以上人通注沿邉親民廵檢縣尉或監當窠闕始用何溥之言也　初諸路郵傳每二十五里置一遞役卒十有二人軍興以來凡通蜀道者皆增斥堠遞九里一置其後黄敏行措置江浙

荆襄之間舊無斥堠者一切創增大率一縣遞卒多至三百人既有月給又增俸麥衣糧食錢以禁軍三人之費不能增一卒又令諸州通判縣令皆於銜内帶驅催遞鋪增支月緡歲糜縣官錢十餘萬緡至是秘書省校書郎兼權駕部郎官洪邁言其多糜無所益乞將有斥堠去處應干省遞並行減罷内鋪兵並撥入所闕州充廂軍從之

壬子新除直秘閣知廬州黄仁榮入見言前任温州點

檢違法田產已根括到一萬九千餘畝見行出賣又拘收沒官田土歲收穀租五千五百餘石折納價錢八千餘緡欲同賣田錢併綱起發可以少助經費上曰卿向論鬻田已令戶部會其數矣何必往淮西也熊克小歷載上語云卿向鬻田戶部已得緡錢五百萬矣按今年七月己酉彭合論賣官田之害而戶部奏據江浙諸路月終賣錢一百一十萬餘緡則二月間無緣及有五百萬緡或者仁榮行述墓誌李言之而克不詳考也又按仁榮自奏溫州官田事亦云見行出賣則是元未得錢可知今畧修潤令不失實癸丑以仁榮行尚書度支員外郎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新兩浙西路

兵馬鈐轄劉綱為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廬州

甲寅詔頃在謫籍文武臣僚未經量移叙復死於貶所者令有司檢舉元犯具名以聞當議輕重别加恩典

左從政郎黄文昌言近蒙浙西提刑邵大受辟充崇德縣令契勘已差下范彤三年于兹行且赴上若以監司辟官之故遂令本人無故改替決為狼狽兼未曾到官安知其非廉吏伏望改正前命令范彤赴任庶幾文昌

獲安㢘耻之分詔文昌別與差遣文昌六月丙寅為任古論罷召命當考

三月丙辰朔詔今後四川類試用九月十五日鎖院朝廷於帥臣監司内選差考試監試官各一員於鎖院二十日前用金字牌遣降指揮在院官吏如有挾私違戾令監試逕行劾奏餘官制置司精加選差務盡公明不得茍簡先是集英殿修撰周綰為吏部侍郎建言四川進士類省試所奏差試官乃取一路帥臣職司封部既異在院官吏勢難總一欲望今後選差行在清强官一員

或假以御史之名充監試詔禮部看詳申省於是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言臣僚所乞委得允當但四川去行在遥遠難以差官前去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故有是命是日道夫侍經筵猶請罷類試令赴禮部上曰早方與執政議今歲已無及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義代名等弊若有前期投舉業問題目以秘語為契驗則無跡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為允也此以王之望所撰道夫墓誌及四川制置司事類參

修熊克小歷載道夫所言於今年六月末又以陳良祐撰楊椿墓誌中所載監司子弟赴省事聯書之亦誤矣楊椿所言乃在去年七月乙亥此時椿不兼祭酒也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汪澈為監察御史　新除度支郎官黄仁榮依舊直秘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尋改知秀州仁榮至郡數月又得賣官田錢六萬餘緡詔減二年磨勘七月己亥指揮

己未權尚書工部侍郎楊倓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從所請也

辛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榮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御前中軍兼左軍統制節制綿劒州屯駐軍馬知成州吳拱為樞密副都承旨後五日遷潭州觀察使給真俸

癸亥上謂宰執曰祈雨畧應未至霧霈且令斷屠三日所免止是豬羊民間緣此競食雞鵞魚蝦之屬害物命多過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　左朝散郎徐林知信州　司農寺丞葉顒知處州　夜雷聲初作

戊辰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以皇太后上壽金器來獻詔還之

辛未詔以浙西去歲水災臨安府養濟人令展至三月終止

壬申右武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福建路兵馬鈐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為荆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鼎州　直寶文閣霍蠡卒

癸酉權尚書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劉章罷

初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胥欲以絹自入而下其直以與衆衆不服請於章章語胥曰如所直以市百縑可乎蓋謾為詞以折服之耳胥遂誣章以實令市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侍御史朱倬乃劾章嘗令小吏市絹多所倍費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事倬執不已章遂罷去熊克小歷載此事于紹興三十年蓋差一年

甲戌右朝奉郎新知蔣州張祁為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新湖北副總管知鄂州陳敏

入見上車戰之法上謂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車戰雖出古然用各有宜誠之曰非澤國所宜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琯猶敗於中原況澤國乎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令武臣有一得之歎然卒不行

丙子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宰執奏擬詔意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寛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

民不為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為本　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葉義問兼侍講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歲舉可任將帥者二員具材畧所長及曾立功效聞奏用汪澈請也熊克小歷併書於二月己酉今附本日　秘書少監沈介權尚書吏部侍郎　尚書左司員外郎王晞亮權工部侍郎　大理評事趙善養言王者制民之産皆有定法蓋所以抑兼并而惜民力也比年以來形勢之户収置田畒連亘阡陌其為害甚者無

如差役今官户田多差役並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
小貧下之民州縣稍不加卹求其安裕樂業不可望也
望命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勢無厭之欲户部奏品
官之家所置田産依條格合得頃畝已過限者乞免追
改將格外之數衮同編户募民差役詔給舍同户部措
置其後給事中周麟之等請品官子孫名田減祖父之
半其詭名寄産皆併之滿三月不陳許人告以其田之
半歸官餘給告者其募人充役並募本縣土著有行止

人充從之善養故簡獻王曽孫也
甲申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四川類省試已降指揮選
差監試考試官各一員今看詳别試所収試避親進士
其利害關防比之類省試事體無異欲望亦自朝廷選
差監試并考試官各一員所貴選舉盡公仰副聖世取
士之意從之
是月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始視事尹以備邉
故乞空名告身於朝得八百六十道其後累年間抑售

於民者凡五百五十七道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蜀中大擾降告身不知在何月日按王之望奏劄稱紹興二十九年朝廷降到告身若干自是前官所乞故因尹交割附見更須詳考

金主亮再修汴京命尚書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從居焉太府監魏子平權尚書右司郎中從浩行子平尋丁憂未踰月起復浩遼陽人也此以張悌正隆事跡宋昱金亮本末及趙可撰魏子平墓誌參修誌稱從張太師修南京大內張太師即浩也子平已見二十八年五月

夏四月按是月乙酉朔庚寅詔大理評事賈選潘景珪等四人

並與外任自今試中刑法而未歷任者勿除用侍御史朱倬請選安宅子也　起居郎王佐罷先是侍御史朱倬論劉章市絹事斥去之事見三月癸酉朝士皆知其寃而無敢言者佐獨於上前極論其事倬怒劾佐植黨懷姦詔與外任乃以佐知永州　祕書省校書郎洪邁兼國史院編修官　召武信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横赴行在　詔殿前司破敵軍統制賈和仲與新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鼎州陳敏兩易仍命敏以泉

州左翼軍二千人兼家屬器械自海道赴行在左司諫何溥右司諫都民望言和仲嘗知利州非法殺人不可勝數又嘗知歸州招聚不逞恣行殘酷議者謂使充軍下差遣尚慮兇橫豈可使典邊藩乃詔與州依舊差文臣而復以和仲為殿前司統制和仲罷命在是月己亥右朝奉郎新通判和州董長年降一官放罷仍不得於湖州諸邑居住長年居武康縣私養亡命擾民為姦事聞故有是命

壬辰國子司業黄中賀金主生辰還時金主亮再修汴京以圖南牧沈介為賀正旦使先還不敢言中歸為上言彼國治汴京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不可不早自為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戰守備上聞矍然曰但恐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此不止為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居數日復往白請以妄言即罪

思退怒至以語侵中時中書舍人洪遵亦請容爲遏備該等不聽

已亥尚書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實總萬幾各有本省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勑令格式歷年已久而尚書省第有省記條册望選從官兩三人以典故法令參修三省成法來上從之其後敕局罷書不克成罷局在三十一年乾道六年七月丁酉修

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言近有僞傅臣所上書言時政者乞立賞格捕從之 鎮江府火詔商販竹

木捐其税被火之家以常平米濟之

庚子詔近令中外薦舉武臣召到者無闕可處可增置帶御器械四員

辛丑詔修臨安府至鎮江運河堰閘時久旱河涸綱運遅留又使人且至權户部侍郎趙令詪以為言故浚之

詔以唐西平王李晟配食武成王降李勣於堂下用右正言都民望奏也

壬寅國子司業黄中守秘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

從官宰相以中言金有南牧意惡之故沈介遷吏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畫為圖以獻熙載金壇人湯思退所薦也於是宰相名長貳至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綰未及言中指其圖謂曰治世何用此為綰退而嘆曰惜不使通老為諫諍官也芝草事據黃中墓誌所書修入以李石詩考之芝草生在紹興己卯蓋今年事又云石時官泰博士職按石除博士在今年六月而周綰二十八年七月已自祭酒遷吏部侍郎黃中今年四月已自司業遷秘書少監皆不同時不知綰雖遷侍郎仍兼祭酒或芝草生時

石尚為太學録也石除學録亦在今年二月若以為綰未還時事則是去年今年連有芝草生恐誌或詩必有小誤李石事詳具今年十一月石罷博士

左朝散大夫張柄卒

癸卯大理少卿金安節守宗正少卿　光禄寺丞韓彦直行尚書屯田員外郎　監察御史沈樞行尚書比部員外郎　初有詔盡鬻諸司官田而兩浙轉運司營田九十二萬六千餘畝歲收稻麥雜豆等十六萬七千餘斛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内稻麥充行在馬料雜豆等糶錢納激賞庫轉運副使提

領營田趙子潚審於朝詔令出賣

丙午上謂宰執曰内外諸軍朝廷未嘗輙有役使而為主兵將佐運材營造非理致怨又回易物貨本以其贏以助軍用今乃虛飾增直折與軍人掊歛百端所謂月給十不得二三又有納直賣工坐妨教閲姦弊如此何以使其不竄而為盜卿等可面諭三衙禁止仍嚴行約束乃詔内外諸帥戒約將佐日下住罷如有違戾重致典憲三省樞密院覺察尋又於軍門榜諭榜諭指揮在五月庚申

中書言私渡淮人已立罪賞尚恐透漏詔武經大夫
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措置檢察時
肇方自言效職淮東已二十五年遷副使亦二十年嘗
從劉光遠至泗州及収捕淮賊前後未曾磨勘後日詔
肇特轉武功大夫
丁未右奉直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直
秘閣知襄陽府 直龍圖閣知襄陽府凌景夏知鼎州
詔自今金使到闕伴射官權令綴馬步軍管軍班起

居

戊申左司諫何溥言今吏員猥多吏部闕用五年而堂除隅兩政内之寺監丞簿學官外之提舉市舶皆預置代者朝廷執事官或出於宰相之推擇或出於侍從之論薦除目一下士以為榮豈可冗授其人濫用其闕而下比於州縣之職哉若居者未遷而來者不已臣恐兩政五年之闕因循遂用而所謂卿監郎官與大提轉常平之屬安保其不爾望深詔大臣愛惜名器毋輕假人

使朝廷用闕常有餘地冗員苟去勿復遽補庶以示士大夫敦勸之義從之

已酉左承議郎吕忱中知泰州既而殿中侍御史任古言忱中天資陰險所至貪墨前此特以父嘗薦秦檜檜報私恩連倅婺信後以告訐林機得江東提監逮檜之死迹不自安欲欺罔朝廷以掩前過遂按王昫常平米事興起大獄連逮甚衆朝廷差官考實並無事跡緣此降罷泰為淮東望郡任匪其人且將害及一方疏入命

遂寢

辛亥宰執進呈秘書省正字王端朝請選縣令上以縣令員多皆由銓注難以悉舉先是累詔監司帥守舉按縣令功罪雖間有發擿而未聞特薦一二人者蓋專務行法而無旌賞使人歆艷恐非勸功之道乃詔縣令有政績者委諸司同薦不次陞擢以風厲之　左朝請郎新知蔣州孫鎮移通州右承議郎通判濠州龔濤知蔣州　右朝請大夫知濠州鮑仔移知南劒州武功大夫

劉光時知濠州　侍御史朱倬言帝王立國彊本之術在於節儉臣去冬嘗乞内自省臺寺監外洎監司郡守凡可以撙節者悉令條具蒙賜俞允今已半載未聞内外官司條具來上豈官司以為不急之務與抑恐其害已而不欲言之也臣謹綴其一二上瀆天聽契勘職事官既賦以厚禄矣而又身兼數職所得廼返多於本俸或以進書或以過局又在外焉此臺省寺監之可節者州縣之官其有俸給既優而復圭租豐衍髙者歲至千

斛少者亦不下三二百斛至有彊數價錢多量斛面不恤旱潦不認逃移此監司郡守之可節者欲望睿斷悉從裁減在内或去其三之二或中分而節之在外以監司守倅為一等屬官知縣為一等丞簿尉為一等降殺裁損務得其平仍乞將此撙節金錢内則别作庫眼外則憲司主之一如祖宗封樁之法專以待激賞將士之勲庸拯救黎元之難苦非奉特旨不得巧作名目移用詔給舍臺諫逐一取索同議裁減　中書舍人兼權

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為盜
賊竊慮日復一日馴致滋蔓望令州郡揭榜開諭許其
自新其强壯可用願充軍籍者即時塡刺發往諸軍其
不利為兵而願歸農者給憑放還復支路費仍於上供
經總制錢内除尅庶幾失業之人有以安業從之
是月歸朝官李宗閔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岐雍間
伐木以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宫室遷諸路兵戍聚於
關陜遊騎千數出近邊覘視虛實姦謀詭計未可窺測

臣以疎賤冗散思効犬馬圖報萬分之一區區管見可以裨廟堂末議者析為三事其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輔車相依其勢若手足之相應荊州據其中心腹之地也今襄陽扼荊州之衝又足以為荊州重輕而重兵皆駐武昌荊襄之間所以自衛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為極邊去荊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可至城下萬一荊州為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鎮荊州其威

名固自聳聞隣國然無兵以自固雖太公穰苴尚何能
為至於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疲懦安能以備緩
急望俾劉錡將二萬人分屯荊州要害更令不住名慕
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堠仍擇久歷將陳者一人以副
之如田晟葢其人也晟雖老而戰功之最敵人素畏之
今居南昌未足以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恊力敵人不
敢復事南牧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
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荊襄既已有備吳蜀可高枕而卧

矣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在行間常見三衙及諸處招軍皆市井遊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民輕剽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為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牛伐冢聚為小盜而為姦雄之資有人焉駕馭役使必能得其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贛上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占籍遂為精兵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郡之人

使金人果叛盟則攻守皆可為用若尚守和好則可以
填三衙闕額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關
陜右兩河之民悉以為兵與夫契丹奚家漢兒雜類
不下數十萬衆聚之關陜其在他路又不知幾萬人若
欲攻蜀則吴璘姚仲王彦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
遠來烏合之衆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
率沿江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故老其師將不
戰而自潰況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

之臣死亡殆盡尚且遠離巢穴大興土木虐用中原之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别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興戰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擣其巢穴此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横雖出河朔賊盜朝廷優以美官横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過荆州觀其為人聽其議論皆有可取劉錡亦為之加禮山東河朔横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權

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衙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一人計得三十餘人使從其行分往郡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為內應敵人進退失據而陝右兩河之兵必思潰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足以為吾之資矣若朝廷以趨海道為迂只乞以陳敏所招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面其三曰通鄰國宣和之末臣陷燕雲者累年敵人以先臣不屈就死散於韓企先家充奴婢役使企先與烏珠容議臣皆得容聽

之葢聞金人之馬皆塔坦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興兵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榷場於白水與塔坦貿易丁未歲塔坦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好於達實林牙金人即遣使問罪塔坦使其子來雲中問過金人覊留不得還戊申歲伊都金吾出師攻達實林牙使塔坦助兵以為鄉道許歸太子巳而伊都敗師欲結連謀叛事泄亡入塔坦太子卒不遣還自是太子欝結成疾並其母死於雲中塔坦之恨深入骨髓今若遣一介之使開其

禍福曉以利害使撘坦之馬無與金人互市金人利於
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西夏亦與金人為讎
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嘗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
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烏舍郎君領數萬
騎陽為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
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稔熟因得出
入雲中副使李屈移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
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

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知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歳尼瑪哈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鋭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已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尼瑪哈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罕珠赫貝勒以犯饒風今莫若遣辯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為吾聲援臣尚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强則稱兵弱則請和頃歳經合肥順昌及

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荊楚之間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為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猶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為郛閉榷場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肥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誠如臣言則上兵伐

謀之舉亦不可後惟陛下採擇宗閔不知此時為何官職以書中所云考之恐是李邈之子其所上書亦無年月以言北事甚悉故詳載之書中言閑權塲蓋今年二月事又云自春徂夏當是四月閏以日歷考之今年四月庚寅陳敏當除破敵軍統制五月丙寅王宣戍襄陽六月丁亥李横浙東總管閏六月甲寅荊南增兵乙卯劉汜除効用統領與宗閔所言往往相符故且附四月末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達實原書作大石誤改見卷一

烏舍原書作兀室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伊都原書作餘都誤改見卷一

薩里罕原書作薩里合誤改見卷十一

珠赫貝勒原書作折合孛堇誤改見卷三十七

烏珠原書作兀术誤改見卷一

塔坦原書作達𩔁誤改見卷五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九年五月甲寅朔詔福建路閔生沙田權行住賣時有詔盡鬻諸路官田而閩中傍江海之地有閔生者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審於朝戸部悉令出賣殿中侍御史任古言此皆民間自備本錢興修數年之間償費未足出賣太早其擾不細上乃寢其命 延福

宫使寧國軍承宣使入内内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在
京宫觀以病自請也永錫尋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温
恭永錫贈謚在辛酉
丙辰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乞增置幹辦公事一
員以忠翊郎周師古充從之師古皇后姨夫令年正月補官
丁巳詔殿前司選差統制官一員官兵千人往江州駐
劄彈壓盜賊歲一易之以江州之瑞昌及興國軍茶寇
出没故也尋遣統制官孟珪

已未上與宰執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户部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動　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楊揆移知湖州敷文閣直學士韓仲通知鎮江府時仲通未免喪詔俟從吉之任　中書門下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遥遠欲就近樁管以備軍用臨安

府嚴州廣德軍二百五萬八千餘緡並起赴行在平江府湖秀州四十八萬三千餘緡並起赴平江府鎮江府常徽處州八十二萬七千餘緡並起赴鎮務場建康府宣信洪筠袁撫州一百十九萬四千餘緡並起赴建康務場池饒太平州南康軍六十四萬八千餘緡並起赴池州大軍庫江吉州臨江建昌興國軍四十七萬九千餘緡並起赴鄂州總領所詔除徽處州廣德軍舊折輕齎外餘州當折銀者並發見緡願起銀者聽自行在外

令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認數拘催置庫樁管俟旨支撥毋得移用先是兩路折帛錢歲為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

辛酉詔官員豪富之家計囑諸軍部轄人放債與軍人厚取利息於請受内尅還有害軍政令内外諸帥譏察禁止其有債負日下除放即理索及還之者皆抵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仍出榜曉諭　進士康舉之謩之並送南康軍聽讀日下出門令本軍常切拘管二人皆與

之弟臨安府奏其輙至行在妄説事端故爾
壬戌昭化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錢愷降授舒州觀察
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愷以私財託軍中回易
事聞故有是命其營運錢仍拘沒如係軍人欠負即除
之　皇叔保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劄為建寧
軍節度使
乙丑右廸功郎大理司直劉芮為右宣義郎主管台州
崇道觀芮以疾乞奉祠三省言芮名臣之孫恬靜有守

欲望少加甄奬乃有是命

丙寅左武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為京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詔都統制田師中選近上兵官可往京西者師中言宣可用遂命之

丁卯詔諸路錢物綱運不許差承議郎已上官管押如或差募至交納處更不推賞時言者論近之貪官爵者例求部綱之賞以遷官廕子望自今應轉朝奉大夫及朝奉郎毋得以恩賞遷下吏部看詳而有是命　戶部

侍郎趙令誏等言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榷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優潤分數從之

已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汪澈等言伏見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文行純全政事明敏前將漕東蜀繼

領憲臺去經界之偏重救監酒之久弊及權潼川府因行賑濟募人修城功同創築歛不及民今移節西蜀除去横賦以寛民力右奉直大夫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續戫好謀善斷向賛王彦軍幕禆益居多逮知果州首尾六年愛惜官物甚於私財今持節東川獄訟希簡右朝請大夫知閬州王濯臨事精審下不敢欺昨知沅州嘗為部使者列薦今知閬州未究其才已上三人治行顯著委是實迹詔之望直顯謨閣戫濯直敷文閣俟

更取旨陞擢先是去年正月甲申有詔臺諫侍從三人已上公共推薦監司治狀三省考察至是倬等以三人應詔　宰相沈該湯思退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蹟顯著者保舉陞擢緣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竊見元祐間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條曰仁惠（謂愛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内私外公實倖詐真者）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辨事非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

度非詐稱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昏懦謂不曉物情依阿無守貪縱謂饕餮無厭任情不法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藉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覺察不盡望令監司專按守倅路都監以上守倅按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責失按察者遞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倅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庚午詔武舉人依府監年數與免解用兵部請也　詔自今州軍按發官吏應申諸司差鞫者先申提刑司如提刑有妨礙聽申轉運司次申安撫使時湖北提刑司言自去年降旨之後去年九月乙亥諸州按發公吏並申本路諸司諸司據所申各選官前去切慮紛雜併至亦有州郡揀擇一司申乞者皆失元降指揮之意乞指定行下故有是旨

壬申金國賀生辰使資德大夫祕書少監王可道副使

定遠大將軍行太子左監門兼尚廐局副使王蔚入見

戊寅户部侍郎趙令詪等言客人齎錢銀赴左藏庫送納却兊支江浙荆湖福建等路合起赴行在綱錢既免起綱勞費又無拋失之患公私兩利若更加優潤庶可兊納增廣除福建路依元旨外餘路州軍每千支優潤錢自九文至五十文凡十五等並於應起脚乘縻費錢内支給大約水脚費百錢者給其半他以是為差剩數令逐州樁収附綱送納從之

庚辰右奉議郎梅執仁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執仁執禮兄也

壬午上諭大臣曰聞士大夫赴調者衆當此炎暑三省樞密院可速行措置差注毋得留滯時在部選人七百餘員而所榜之闕未及其半故留滯如此既而權吏部侍郎葉義問請諸州司法及監場官並破格差注其監司州郡重疊奏舉改官有誤選人到部者許本部檢舉依法以違制論從之義問申請在六月辛卯

六月甲申朔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為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使名據日歷所書如此然不知當時所謝何事也　時士大夫數言敵情難信請飭邉備沈該等不以為然奏遣大臣往探敵意且尋盟焉

乙酉詔減荊南府經總制錢四千七百緡以左奉議郎通判府事張震言民力未復無可收趂也　太一宫道院乞買嘉興縣常平官草田三十頃罷轉運司歲撥齋糧五百石從之

丙戌秘書丞虞允文兼國史院編修官　秘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知泰州　詔瓊州牢城内侍李廣累經赦宥可特與量移

丁亥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曹勛為昭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事依前充大金奉表稱謝副使制曰念展儀而修聘將堅好以息民欲申有永之懽盟無易老成之舊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所草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罷為右文殿修撰知綿州道夫數言

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　軍器監丞吴掞直
敷文閣添差利州西路安撫司參議官　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李横為兩浙東路馬步軍
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橫自鄂州前軍統制召歸不知何故乃有此除當考　詔
自今六參日上殿班次已定遇臺諫官請對令轉對官
次日上殿
已丑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張九成卒年六
十八九成以病風廢且喪明前五日兩疾頓除其親舊

皆喜至是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皇朝類苑至章聖東封丁謂取玉帶事忽怒曰丁謂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一夕卒訃聞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九成復職在閏月乙卯

庚寅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賀允中乞再致仕不許　右武郎幹辦皇城司成彥忠為右武大夫以供職滿三年推恩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万俟止提點荊湖

南路刑獄公事

壬辰尚書司勲員外郎任文薦守監察御史 敷文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韓仲通移知建康府

癸巳詔曰朕日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治而士習驕怠不恤事機以偃蹇自如為高以緘默不言為智朝廷有期會而不應省部文符屢下監司郡守視之邈然豈肯協濟國事可丁寧告戒并宰執臺諫率先所職有仍前驕怠者重寘于法仍榜朝堂 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

鋒軍統制李顯忠陞本司選鋒軍都統制楊存中為上言顯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故有是命

甲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燾以衰病力辭詔不允仍給寬假將理　右正言都民望言資正殿學士知洪州施鉅前帥靜江當兵火之後不能撫綏遂致强暴殺人及移洪州敗闕尤甚盜賊橫行詔與宮觀　崇正寺主簿趙廱司農寺主簿韓元龍並遷本寺丞　中書言淮東帥漕係朝廷重寄鄧根孟處

義到任已久有合措置便民事並無所建明詔令具析申尚書省詔揚州增招使臣効用通舊以五百人為額以淮東帥司言本州無兵故也

丙申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充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誠之抗章求去故有是命　言者論比年權富之家以積錢相尚多者至累百鉅萬而少者亦不下數十萬緡奪公上之權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乞為之限戶部請令民戶積錢毋得過萬緡官戶倍之滿

二年不易他物者拘入官許告賞從之七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丁酉詔累禁不得與苞苴交結而蹈迹來尚或有之其在州縣則科取於民在軍旅則掊尅卒伍盈車接艫珍甘技巧以為賂遺可不痛革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因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宜申戒飭有犯重寘於法斷在必行仍令臺諫糾彈在外令監司按劾　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乞於見管軍額外增招兵校三千人許之

戊戌中書言昨令諸路州軍選禁軍之半教習弓弩以備朝廷抽取拍試竊慮歲久諸州吝於賞給教習稍墮緩急本處無以使喚詔諸郡守臣各具見管的實弓弩手彊壯人數及教閲次第申尚書省　國子博士史浩為秘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太學博士劉度為秘書省正字太學録李石為太學博士　名烏江縣西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己亥王綸曹勛辭行　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權樞密院

事以西府全闕故也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陳誠之未辭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劾誠之附會秦黨旋躋顯逵冒處樞庭無補國論方欲論列已見罷遣復叨峻職典大郡天下何觀詔誠之與宫觀免謝辭　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遣其子右承奉郎公輔入見特遷右奉議郎直秘閣賜三品服遣還時師中創增軍校三千八百人户部請以江西經制錢總領所樁管銀應付支用從之

庚子資政殿學士陳誠之落職依前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言誠之自擢右府首尾三年其所建明惟禁止玳瑁鹿胎一事而又招集富商出入門下以置田之多寡為官資之高卑使其謀國如家見義如利施之職事豈無禆益令富貴已盈志欲已滿設為詭辭容身而出此豈朝廷所望於大臣者哉望將誠之鐫職罷祠以為具臣尸素不職之戒故有是命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許便居行至江州而辛年八十二其家乞以本官致仕許之三十一年三月

辛卯追復秘書省著作郎楊邦弼為尚書禮部員外郎陳俊卿為司勳員外郎

壬寅崇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為太尉以積閥遷也時殿前司統制官輔逵王剛陞領防禦團練使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制管軍十年一遷二人尚未滿歲上喜曰趙密去歲求遷

詞臣謂密為節度方九年逮今乃除太尉卿論二人軍中自以為當命遂格按去歲詞臣乃楊椿周麟之二人未知何人建言當考以日歷考之輔達此時為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王剛為拱衛大夫忠州刺史　秘書省正字魏志為校書郎無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時楊邦弼陳俊卿以久次為郎故志與史浩並命志吳縣人也　初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呂廣問入對言常平義倉之法廣儲蓄以待不時之須祖宗長慮遠計也事久廢弛名存實亡縱有見存類多陳腐主藏之吏不

過指廪固扃執虛券以相授受而已蓋緣法禁至重干
連猥多上下含糊莫敢輕發望每路遣官一員同提舉
官徧行檢察若干係積久欠折驗實除豁若干係近新
借兑責限補還自餘實在若干嚴切椿管今後依條對
兑先交新米入倉方得支撥陳米雖目前不免有除豁
之數然虛掛文歷有名無實決不可得之物存之無益
庶幾日後見在皆是的實不與虛數相參衮同失陷臣
契勘常平錢物兵火以來前後因循全失稽考今若付

所司盡須起獄其間歲月浸久逃亡貧戶無可理償若止令申嚴即恐依前但為文具詔戶部看詳至是遣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通判平江府任盡言往江東餘路委漕臣覈實仍將浸支借兌失陷數目報提舉常平官措置七月己亥元龍奏請可考

甲辰詔直秘閣知揚州鄧根無所建明可與宮觀　秘閣修撰新知泰州劉岑知揚州　左朝議大夫鄭作肅復直秘閣知鎮江府時居民遺火都統制劉寶遣其下

救之因而大掠作肅以為言他日又火實恨之閉壁不出下令曰輒出救者死城中半為煨燼倉米被燔者數萬斛　右武郎帶御器械吳挺為利州路兵馬鈐轄尋以解帶恩遷挺右武大夫封其妻李氏為淑人遣還時上已名吳拱還朝故因挺求歸而有加命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累章告老詔許歸饒州養疾仍免朝辭俟秋凉時赴闕供職

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同班入對共奏尚

書左僕射沈該天資疎庸人品凡下自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以裨國論惟知冐寵黷貨無厭請託公行賄賂坌至縱令子弟凌轢州縣起造第宅騷擾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下失四海之望乞賜罷黜別寘典憲　直秘閣知明州趙善繼罷善繼為政殘酷民有犯私酤者毀其居罰緡錢以千計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湯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徐度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都潔交章奏其事詔善繼奉祠給事中周

麟之言善繼自知明州瘐死者六七十人明州之人謂其慘酷在秦棣王會曹泳之上諸司坐視已久近方按發觀其奏牘亦未能盡疏其惡鐫官褫職以爲中外之戒詔善繼放罷

丙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同班入對共奏左僕射沈該性資庸回志趣猥陋自爲小官已無廉聲徒以在州縣諂諛秦檜遂蒙提挈濫厠禁嚴連帥梓夔畧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汙穢之蹤白

簡可覆陛下比因更化之初録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報塞首冠台席亦既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凡是差除莫先親舊引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而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謾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逆旅特降睿旨令速差注旬日以来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道路怨嗟惟恐其不疾顛也伏望宸斷亟賜罷黜上謂溥等曰朝廷進退大臣誠

非細事祖宗自有恩數於是溥等皆退而俟命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乞罷政詔不允

丁未詔自今武臣不得以綱賞遷正使中書舍人門下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祖宗以來武臣轉至諸司使者甚少舉審官之籍不滿數百人得之既艱人以為重自兵興以來用武功賞官者衆今自武翼大夫以上至不可勝紀既無員闕處之至欲附就指使押隊之屬而不可得朝廷雖知其然未有以澄汰之則遷升之路有

不可不為之防者臣攝承密命每見諸路所遣押馬綱使臣多是見任大夫者一歲之間當轉官者亡慮數十人此而不革何以善後望倣文臣承議郎以上不得押綱條例庶幾班列稍簡可待立功之士故有是命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再乞罷政詔不允　初行在諸軍馬料歲用大麥七十萬斛其半令浙西諸郡民以苗米折納至是平江湖秀三郡積水冒田有司請令民間每米一斛輸稻穀倍之中書舍人兼權

樞密都承旨洪遵言三郡連年水災民食不繼今麥價不下於米奈何指夏以為秋行一以為二使之剥膚竭髓終擠溝壑乞令三郡盡免科折餘郡則以苗一斛折麥一斛五斗庶民間可以折納不至重困事下戶部復不行遵在中書兼承密旨每遏防民隱必為上言之北人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等三百家遵執不可軍器刓弊命遵料簡遵區別良窳衆謂熟於軍旅者所不及由是上意益嚮用之二事以遵行狀附見其月日當考

戊申言者奏行在軍衣疎紕上謂湯思退曰諸郡絹綱固有高下聞本庫官吏分作數等最高者應副親舊權貴其次官吏以其最下者給諸軍是致人户嗟怨自今可裒同支散仍諭版曹譏察之　秘書省正字林之奇守校書郎　左廸功郎胡憲守大理司直制曰爾父子兄弟皆以道名而爾志行安恬學術醇正尤見稱於士大夫間寘之中都姑以示用毋云棘寺之屬而不屑就也　詔右武大夫永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李彦實自藩

邸事朕至今三十六年勤勞備著可特落階官　忠訓

郎閤門祇候劉汜為閤門宣贊舍人汜從錡在荆南上

名見於内殿而有此命　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

古言臣謹按宰相沈該頃在蜀部買賤賣貴舟車絡繹

不舍晝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蓋方言以商賈

為本也其在相位又暗大體如以二子改合入官為請

嘗被繳駁其兄調身為帥臣捕獲小寇而該張大其事

遽除次對又進階官此類繁不敢悉數大抵輕爵禄以

市私恩布親故以責酬賂耄將及之不知戒得衰病日
加不省國事欲望宣降累章將該罷黜以為大臣簠簋
不飭背公營私者之戒諫官何溥都民望亦言近嘗列
奏宰臣沈該過惡乞行罷黜陛下禮貎大臣未賜俞允
然臣等官以諫為名見惡不擊與擊而不去皆為失職
該頃帥東蜀繼移夔府常令親隨人與其子弟用官舟
載川貨公然販賣至荆南為守臣孫汝翼拘留追納税
錢二千餘貫未幾名用賜對之初即復私讎汝翼報罷

聞者莫不寃之況又在相位黷貨無厭或啗其子而得刪定（謂王方修）或賂其壻而得良官（此謂葛立方）因緣增加以至侍從近觀大理評事八員而寄居雲川者五類皆富室右族豈無因而致哉夫宰相如此陛下不亟賜竄逐而猶望其代天工熙帝載非臣等之所知也

已酉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侍御史朱倬等言臣聞天人相與之際不啻影響之速所以彌綸輔相之

者職在宰相人君揆燮調之當否而拜罷陟黜之政行焉則天道何遠之有謹按沈該壟斷之夫不學無術占籍吳興其門如市百姓目之為湖州市惡結不解其咎動天去歲水潦為沴咸曰繫該之由漢法陰陽不和則册免簠簋不飭則請罪今該之罷無是二者反以大觀文寵其行是賞姦也姦而賞之雖堯舜不能為治又況邇者暑雨頻仍幾於害稼天恩俯從臣等所請不能終日雲陰解駮陽光騰耀天人之際如此百姓之心如彼

欲望將該落職奉祠以順天人之意諫官何溥等亦言該過惡暴著而使得被寵名以歸若名遂身退之所為者豈聖朝所以示好惡明黜陟伏望亟行追奪仍降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以慰公論　右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江續之監登聞鼓院此亦為張孝祥被劾事　直秘閣致仕王縉卒年八十七

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

閏六月癸丑朔右朝請大夫王玨知真州

太尉知荆南府劉錡請益戍甲寅馬軍選兵千人騎二百戍之

乙卯閤門宣賛舍人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兼荆南府駐劄劾用統領官按此句上疑脱人名特免回避用劉錡請也錡又奏巳招効用三千人乞分三等上等三分月支錢九千米九㪺中等三分月支錢七千下等四分月支錢六千米皆八㪺仍於初招日先支下等錢米俟及半年委

重臣閱試事藝精熟者遞陞如將來上等事藝精熟之人依諸軍効用例遷補官資從之　勑令所删定官王萬修罷放謝辭　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張祁言本路沿邊廬濠蔣州安豐軍民力凋弊所入不能自給即無認定本司錢物至於蔣州自罷榷場却從本司支撥應副本司全仰沿江諸郡合起窠名以給支費而諸郡亦自匱乏他欠既多無從追理竊見無為軍贍軍酒庫歳收息錢八千緡起赴御前激賞庫乞權隸本司應

副支遣從之　左朝奉郎史才卒

丙辰秘閣修撰新知明州董苹權尚書戶部侍郎

丁巳戶部言秋成不遠欲預行儲蓄收糴以為賑貸之備令科降本錢及取撥常平司作賑糶錢令江湖浙西路漕司選官置場或就客販增價收糴米共二百三十萬石內浙西一百萬石並起赴鎮江平江府常州江東五十萬石赴建康府太平池州江西三十萬石赴江州湖南二十萬石赴荊南湖北三十萬石赴荊南府鄂純

州每石降本錢二千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從之
直秘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郤大受行尚書左司
員外郎
戊午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沈調左朝散大
夫知袁州葛立方並罷調降授左中大夫仍落職侍御
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調姦贓巨蠹前知臨安縣
贓汙狼籍帥臣毛友加項禁勘獄情已具而遇大霈弟
該執政擢自冗散躐帥七閩張大海寇以為調功誣罔

君父濫進官職福州寺院自張守惡關節之弊革以實封調則賄賂公行福建貨鹽之弊已為重困百姓詔旨矜恤深照民瘼調悉不顧自責安撫司鹽督責嚴酷杖背相望乞行貶竄為贓吏之戒立方汙賤躁進先因賂該之壻自曹郎而旋至侍從令又賂該之子自起廢而遽守萍鄉在秦檜時曾乞以檜不合者立為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憤怒望賜罷黜故有是命　詔歸朝歸附人並以歸本朝日所給付身照使雖不曾帶到偽地被受文

字亦與放行令吏部榜諭　淮南轉運判官張祁言左朝奉郎知和州俞畢自謂學有師承迺中庸大學之道而過不自反實欺世盜名之人去歲秋潦境内不熟抑勒百姓減放至少又於常賦之外以和糴為名科米三千餘石預借州縣來年稅錢急於星火一郡受害詔放罷　初有詔四川隅槽酒務有敗壞處改作官監而總領財賦許尹言隅槽酒務自改置以來係人户自備本所趂辦大軍折估若改作官監合用年計本錢至多無

可應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言隅槽酒務既是槽務認定月額其監官别無職任又多徇私作過甚爲公私之蠧今欲隨宜革弊莫若減罷官監令見界槽户承買如不堪倚仗或不願接續即别召人委自知縣任責驅催量支食錢本路隅槽一百三十四共減監官七十一員從之

己未尚書户部郎中莫濛責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税坐打量江浙淮東沙田蘆場奉行失實拘催及於貧民

故也仍詔所增租課皆罷以示優䘏

辛酉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張偁充秘閣修撰知明州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直敷文閣知臨安府

右朝奉郎通判無為軍孔瓚知和州　工部言軍器所役人比舊數多昨發回兩浙路兵匠欲揀其壯者復令赴所從之　詔諸路常平司以見管錢三分之一措置糴米以備樁積

壬戌詔無為軍崑山縣礬場所收錢權以四萬緡為

額

癸亥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鎮江府駐劄御前後軍副統制李寳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臨安府駐劄不釐務寳與統制劉寳不恊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於上乃令赴行在罷從軍

甲子詔觀文殿大學士沈該落職依前特進致仕侍御史朱倬等言臣等屢拜章疏則四方萬里何以知其罷黜之由詔臺諫章疏今報行倬又與左司諫何溥等論

列不已乃有是命倬又請罷福建安撫司官賣鹽以寬民力復寺院實封投買之法以其錢助軍衣及百姓非泛雜科從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郎官周操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從所請也　詔荆南見有屯駐官軍帥臣劉錡可帶節制屯駐御前軍馬

乙丑右朝請大夫知道州向子忞直秘閣知廣州　左大中大夫李椿年卒

丙寅右承奉郎吳曾守宗正寺主簿　左廸功郎李

浩充勑令所删定官浩臨川人也　詔左從政郎黄文昌已降召赴行在指揮更不施行文昌為起居舍人張孝祥所厚既辭崇德之辟事具今年二月甲寅有詔召之殿中侍御史任古劾文昌陰險狂率公私誕謾以掠虛譽命遂寢

丁卯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戚方為本司前軍都統制以主帥趙密薦其累立奇功可以倚仗也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孟邦傑為江南西路

兵馬鈐轄邦傑邦榮弟

戊辰大省淮西冗官自通判教授諸司屬官兵職曹官廵檢主簿下至指揮醫官凡百六十員以事簡民稀州郡無以供億故也　直徽猷閣知福州程芾左朝散大夫通判福州趙勣之並降一官本州左右司理參軍何緯徐敦石並放罷先是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奉詔慮囚而福州司理院無罪繫獄者百四十人光遠悉釋之乃以聞故有是命既而本路運判官趙不溢奏芾

用心詳審但年老多忘遂致淹延乞與宮觀三省言建州乃不溢置司所在便文自營弛慢不職詔帯如奏不溢降一官不溢降官在是月丙子　左司諫何溥言知徽州潘革乃沈該之甥壻自該召用引在郎曹凡士大夫之干求差遣者舉集其門珍玩苞苴何所不有尋為臺諫所言劾章不下濫從外補士論不平久矣望賜罷黜仍永不得與堂除從之　詔建康鎮江府起發氷叚勞費人力可並罷

己巳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追復資政殿學士故責授秘書少監黄潛厚追復左通議大夫官子孫有差（淳熙中謚庶曰敏節）右承議郎新通判蘄州向澹改通判平江府澹子諲子用守臣敷文閣待制陳正同請也既而左司諫何溥言守臣辟差通判於法有礙乃罷之（澹罷在是月壬辰）

辛未左司諫何溥言制官必正其名然後責有所歸治事必即其所然後課無不辦鄱陽永年永豐兩監當

諸路鼓鑄之半鉛錫銅鐵四面輻輳祖宗以來置其地
宜矣比年有司措置無法所得不償所費遂請廢罷
朝廷初欲分隸漕司而諸路隔越不相統轄其勢無以
通融遂議總制於版曹訪聞拘收銅器所在山積類乏
鉛錫致妨鼓鑄正使一司官吏措置檢察朝夕不懈猶
懼乏事況提領端坐省部而可以責辦於數千里之
遠者乎人謂此議發於沈調而該主之故二三年間雖
版曹亦知其非而未敢請自該之罷論者翕然以為

當復蓋利害彰灼不待辨而自明也詔令給舍議中書舍人洪遵等議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或釐為二司自中興以來置都大提點官事權太重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但當隨時之宜為救弊之計間者亟行廢罷事出倉卒既罷之後又無一定之論初委轉運使又委提點刑獄又委郡守貳號令紛紛不一鼓鑄益少乃命版曹提領雖以侍從臨之然官守不專勢難隃度而屬官有幹辦公事又有措置

官閒一差出州縣承迎甚於使命則命權視前日又重矣罷提㸃一人官屬十餘人而總以侍從置在京官屬四員下至胥吏之類額雖減而月給數倍則官屬視前日又不少矣異時提㸃坑治以一職名官猶懼不濟而況版曹錢穀之司遠在數千里外符檄往來安能辦治官屬之出不過毛舉細事以塞責耳遵等竊以為復置便令欲參照祖宗舊制及今日利害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㸃坑治鑄錢公事繫銜與轉運判官序官

依舊於饒贛二州置司輪年守任專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為職如州縣於坑冶不職許從本司按劾饒贛州置屬官各一員韶建州置檢踏二員別置秤銅催綱官各一員專差武臣詔依給舍議罷提領官　權戶部侍郎董苹言民有常賦國有經費會天下之賦以資國用使州縣以時催供部使者以時程督綱目俱存何有不足然今賞罰有一定之格而論賞者紛紛被罰者甚鮮有勸無沮孰不弛廢望許戶部擇違慢最甚者具名以

聞特賜降責庶使人知警懼而財用無散逸歳計可以

指擬從之　詔州縣書坊非經國子監看詳文字毋得

擅行刊印以言者論私文異教或傷國體漏泄事機鼓

動愚俗乞行禁止也　初賜秘書省賜書會錢千緡令

本省自辦罷臨安府應副　言者論近者蠲除關市穀

米之税而諸郡禁民私相糴糶皆令從官中請斛遣官

監視每斛有收斛子錢一二百者他費又倍之望行禁

止詔監司覺察

癸酉給事中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為翰林學士
修國史　權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兼權給事中　起
居舍人張孝祥試中書舍人　秘書少監黄中為起居
郎殿中侍御史任古監察御史汪澈為殿中侍御史
尚書都官員外郎楊倓直秘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以其父存中援更迭詔書有請也　右正言都
民望言近降指揮依户部措置儲蓄收糴米斛此大務
也然其間措置有未當約束有未盡倉場情弊中外

一同交納邀求在所不免若和糴之價不高於市直人誰肯就場中糴又物價高下隨時低昂官私收糴之初畧集行人供具三等價直後有增減更不復問所以民間雖與中交易謂宜約束依公實增勿為文具隨時增減勿為定價又所糴米專委知通認數樁管緣交量損折或積久米乾重以鼠雀之耗若令認定必致增損斗面誅求於民又以銀折錢須依市價折支方使人無詞說茶鹽充本須剛實錢應副方得事務濟集望申

命有司講畫曲盡詔戶部措置戶部乞令諸州守倅逐旬審度估定每石量增市價一二百錢每椿收及一年聽除一釐充折耗之數仍令牙人把斛交量勿用㪷子官吏量給湯茶食錢每糴及五萬石減磨勘半多者併賞其闕子茶引並令漕司先兑見緡從之

甲戌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如圭知泉州　左朝散郎馮時行知黎州用王剛中薦也　詔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廬州劉綱給真俸

丙子左從事郎新主管户部架閣文字查籥為秘書省正字　武畧大夫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魏震兼權知荆門軍

丁丑潭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㫖吳拱為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充階成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成州拱乞依例陞充副都總管從之拱陞總管在是日

戊寅詔故左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任質言特與一子恩澤以秘書少監任古等援常明故事有請也常明事在紹興

九年十月時校書郎洪邁當草奏僉謂質言故諫官伯雨之孫篤學安貧議論勁正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正字劉望之摘邁草曰只如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云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亦蒙哀恤如此邁既如其言私怪之未逾月望之暴得疾一夕卒其官亦左奉議郎同舍又請宰相湯思退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以為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持以為說秘書丞虞允文乃諭其家盡録望之遺文

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俄而思退去位事竟寢

已卯加謚秦魯國賢穆大長公主為賢穆明懿以其子少傅榮國公忱援故事有請也

軍器監主簿馬騏言陛下加惠蜀民日者命有司除放州縣虛額錢此舉所繫利害甚重凡所謂虛額者皆出於鹽酒之課蓋鹽泉有盈縮則煎煮之數不能無多寡人烟有稀稠則酤賣之數不能無通塞向者有司但持目前一定之額而課其息將新蓋舊用實填虛卒以無償徒費督責望下

四路監司取見鹽酒課利三年内所收實數以酌中一年為額使之趂辦其目前虛額之數盡與蠲除詔總領所相度申省　詔故左朝奉大夫孫佑追復直徽猷閣官一子以其家自訴為李綱私意奏劾坐遣而死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二